

山那边,水这边

■尹成华

军营新传

非虚构的时鲜故事

山南隅谷,邛多江的夜来得晚一些。时针指向晚9时,西边晚霞映红天,东边乌云压下来……隐蔽的驻训营地静悄悄,今晚没有夜训课目。

在这个海拔4500米的地方,天气就像孩子脸反复无常。寒风挟雨呼啸而来,吹得掩体里的哨兵激灵一下,不由自主裹紧迷彩大衣,“鬼天气,少校不会来了吧?”

哨位对面无名高地,矗立着一座手机信号塔。风吹得更紧了,没想到,少校准时出现。暴雨中,他裹着雨衣的身影,以塔为中心慢慢走动,一圈、一圈……像一位虔诚的转山人。

他是谁?在干什么?

1 一个夏天的上午,成都市成华区妇幼保健院,手术室门口等候区的门帘被掀起,一个黑脸汉子冲了进来,神情凶神恶煞,把所有人吓一跳。

他轻轻放下背包,系在上面的行程单显示:拉萨——成都。仔细一瞅,黑脸汉子嘴唇乌紫,络腮胡子一根根像刺一样立着,脸黑一块红一块,有的地方还脱了皮……一位护士出来,他轻声又焦急地问:“我是孙艳华家属,请问孩子生了没?”

门口走来一位老阿姨,冷不丁抬头,看见了黑脸汉子,立刻舒展了眉梢。“长棋,长棋,是你回来啦?”

“妈,回来晚了,让您受累了!”

“回来就好,艳华刚进手术室……”

黑脸汉子叫刘长棋,时任西藏军区某边防连指导员。此时的他,发现大家有点异样的眼神,这才反应过来,自己汗流浹背,却还穿着长衣长裤。7月成都像火炉,难怪!

批假后,从连队出发到坐在这里,刘长棋整整熬了三天路,顾不上吃饭,也想不起洗脸,胡子也顾不上刮,脑中只有一个念头:快点赶到,聆听孩子的一声啼哭!

“女婿在西藏当兵,走得急……”在岳母的解释中,刘长棋报以歉意的笑容,走进隔壁卫生间快速换衣、简单洗脸。

那中间,只要产房传来一声啼哭声,所有人都急切围上去,焦急等护士喊名字。连着两个都不是,刘长棋失去了军人的沉稳,不停地来回走动。时间陷入漫长的沉默,5分钟,刘长棋感觉等了一辈子。

“孙艳华家属,女孩,7斤5两,出生时间10点整!”刘长棋冲到窗口,看着一张娇嫩的小脸,刚伸出抱的双手又缩了回来,笨拙地在衣服上搓了搓,眼泪“唰”地一下流了下来。

岳母从护士手中接过孩子抱回产科。刘长棋目送着她们进了电梯,自己静静地等待妻子。手术室门推开,躺在手术推车的孙艳华一眼看到憔悴的刘长棋,眼泪夺眶而出。

2 回到家的刘长棋,里里外外忙活着,厨房炖着鸡,洗盆涮尿布,嘴里哼着曲……他想起把亏欠母女的都补回来。屋里女儿哼一

声,他跑得比兔子还快。

孩子小名洋洋,是妈妈起的。洋字音同“盼”,盼着孩子健康成长,盼着爸爸早日归来。这是一个军嫂最朴实的愿望。

归队时间越来越远,时常的,孙艳华半夜醒来,发现爱人静坐在摇床前,傻傻地看着女儿。一天深夜,孙艳华紧紧抱着爱人,抹着泪试探着问能否尽早转业,回家团圆。

他没有说话,只是更紧地抱着她,间或温柔地拍拍她的后背。她没有得到确切的回答,或者说,她从身体语言中已经得到了回答。

那之后,“离别”两个字,他们再不愿提起,心知肚明把一天当成两天过,生怕浪费美好的相聚时光。

刘长棋走的那一刻,洋洋睡得正香,他两眼噙泪亲吻女儿的小脸。坐上出租车,他两手捂着脸,把脑袋埋在双腿间,无声地哭泣……

刘长棋的连队驻守在海拔4520米的无名湖。“无名湖”不是湖,不仅没有水,还严重缺水,是第一批进驻的官兵把对水的渴望融进了哨所的名字。

无名湖每年大雪封山6至8个月,艰苦不仅在高海拔,更在它与世界几乎隔绝的环境,在极其艰险的道路、在极端恶劣的气候和自然条件下。

归队不到10天,刘长棋接到爱人哭诉的电话。洋洋在体检中,医生说可能听力有问题,需要隔几天复查确诊。

“放心吧,洋洋一定没事的……”安慰完妻子,刘长棋手像抽了筋一样,瘫坐在办公椅上。

复查等待的日子很煎熬。那几天,有的兵发现指导员眼里充满血丝,面容格外憔悴,明显强装笑颜。所幸复查洋洋听力无问题。

洋洋会笑了,啾啾说话了,有时不想让人抱了,能自己坐起来,不高兴会发小脾气了,睡梦中经常发出声音……妻子每天发视频、图片,刘长棋都保存在专门文件夹中,还每天写日记,记录着千里之外女儿的成长变化。

片刻的闲暇时间,刘长棋会掏出手机,不停翻看女儿的照片和视频。劳累一天,常常看着看着就睡着了,进入梦乡。

时间在思念中流逝。又到休假时,洋洋已1岁半。刘长棋敲开门,洋洋抱着妈妈小腿,怯生生躲在背后,死活不叫爸爸。

当刘长棋伸出双手想抱女儿时,洋洋“哇哇”大哭。晚上,洋洋还哭着推爸爸下床,不让挨着她和妈妈睡。

后面的日子里,待洋洋愿意小手拉大手时,愿意像骑木马一样骑在爸爸脖子上时,愿意搂着爸爸睡觉时……归队时间又到了。

3 在玩躲猫猫游戏中,刘长棋起程归队,躲回千里之外的无名湖,消失在女儿的视野又是一年多。

视频中,3岁多的洋洋好奇地问:“爸爸,每次躲猫猫你都躲进手机里去了,什

么时候又能躲回家,接着我睡觉呀?”

马上、很快……刘长棋不知说了多少遍。

前年年底,刘长棋交流到另一个边防团,调任参谋部。新单位是西藏军区巡逻任务最重的团,有着最危险的巡逻线。1984年,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张贵荣将军在该团踏勘道路时突发心脏病,痛苦地拽着马尾巴牺牲了。“巡逻王”杨祥国也是从这里走出。

今年3月底,妻子在视频中诉苦:洋洋越来越不听话,晚上死活不吃饭,还发脾气把平板电脑摔在地上。

刘长棋一听,十分焦急。在与洋洋视频时,他用前所未有的严厉口气批评了她。没想到洋洋拒不认错,哭着说:“爸爸根本不爱我,每次都骗我……我再也不理你了!”

两天后,待洋洋情绪稳定后,妈妈问出了不吃饭的原因:她想等爸爸回来一起吃晚饭。

从那天开始,倔强的洋洋再也不接爸爸视频。

体会过在无名湖为国站岗的枯燥寂寞,经历过在最艰苦巡逻路的生死考验……刘长棋也曾想过脱下军装,但高原守边就那么魔性,刚来时抬脚就想走,太苦;待久了赶都赶不走,眷恋。

“宝贝,你从你生那一刻,就注定与别人不一样……爸爸是军人,在一个离天最近的地方保卫国家、消灭女巫,像保护你和妈妈一样……等你长大些,可以找爸爸玩,到雪山找恐龙,到森林找白雪公主……”

“宝贝,爸爸永远爱你,你永远是爸爸手心里的宝……听妈妈说,你现在每天睡觉都要妈妈念爸爸写的信,而且变得很坚强,爸爸好激动……想爸爸时,你就看看门口那棵树……绿叶上的水珠,是爸爸思念你的泪滴……”

“宝贝,么么哒!可你还是不接视频,爸爸好伤心……你阳光般温暖笑容,把爸爸疲惫一扫而空,变得像超人一样更有力量……你长大后,可以平凡,但要做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!”

……

3个月来,刘长棋给女儿写了7封信,从营院写到驻训地,一封又一封信从雪域高原飞向天府之国。

7月2日傍晚,女儿身影终于出现在视频中。荒原中,手机信号断断续续……那天刚下完暴雨,在一抹斜阳下,刘长棋举着手机狂奔800多米……弯着腰,两手撑着膝,大口大口喘气……深一脚,浅一脚,还摔了两大跤……海拔落差近200米,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高原冲刺,对谁都是一个考验。

手机终于接通了,洋洋给爸爸表演各种才艺。她拿着小猪佩奇的玩具,给爸爸演示每天玩的游戏:“佩奇,乔治,妈妈喊你们吃饭哟,不好好吃饭,我就不和你玩了,爸爸也来一起吃饭……”

天渐渐黑了,远处的雪山若隐若现,湿润的草原逐渐寒气逼人……望着数里外藏族村庄的灯火,刘长棋感觉到久违的温暖和快乐。



品质

曹慧民

飞流直下的讯息,我只取这一瓢:

“他突然心梗走了,只剩下他常穿的那件黑外套,还搭在自己工位的椅背上。”

这是可以窥见那件黑外套内里的一则追忆——

写常德会战那一篇,我开篇一句:“南门外,常德城,62年前。”我特别不放心地给你发短信,要你千万别改成“62年前,常德城,南门外。”你回:“放心。我有品位。”

这个冬天的光阴,残酷地剪辑下一个生命的最后影像。他突然走了,外套还搭在椅背上!而外套所包裹的内里,是何等丰饶、美丽!

“做有品质的新闻”。在我们身边,不乏这样的新闻人在平凡中默默跋涉。也许,我们与他未曾谋面,却仿佛似曾相识。因为对使命和品质的坚守是相通的。

赞赏你捍卫“南门外,常德城,62年前”,如同赞赏农人把锄头汗水浇灌的金灿灿麦穗。这关乎一种赤诚,也关乎素养与品质,而远远超越了语法与技巧。

讲故事的人,先“立人”,而后汇入中国故事的洪流。你信赖他,又有动人的表达,所以,这样的故事,听之有信!

插图 朱凡

我喜欢说故事

口述实录,时光留声机

我在基层蹲点时,认识了一个老兵小谢。小谢名叫谢玉,身高1米75,体重却只有110斤——他竟然还是中队的炊事员。第一眼看到他,我心里就想:这个兵,八成有故事!

小谢2014年参军,入伍前就在酒店掌勺的他,顺理成章被安排到炊事班。部队的大灶和地方上的小灶有着很大的区别,原本他对做饭一窍不通,满以为可以一展身手,却面临着“众口难调”的挑战。

“一个人,如果一心一意地想做成事,那种劲头恐怕连自己都害怕!”打那天起,这句话就成了不爱说话的谢玉回应质疑的“口头禅”。

现在想想,曾经让我大为惊讶的煎包、花卷、年糕等等,全都是靠着他的努力换来的!

还是他们韩指导员概括得生动:“小谢是中队最爱睡觉的人,也是中队平均睡觉时间最少的人!”“爱睡觉”,是因为他倒头便睡,一睡就着;“睡觉少”,是因为从那天起,他就成了连队的“编外哨兵”——他总是和4点到6点的哨兵一块起床……如今,他的面点功夫十分了得,谈起面点手艺,他随口就来:“台儿庄的牛肉面、滕州的菜煎饼、安徽的米饺、河南的烩面……”面点出色了,菜品也不“偏科”,印象最深的是中午那道“孔雀鱼”。顾名思义,就是把鱼切成孔雀开屏状,一色清蒸。这样蒸出来的鱼不仅好看好吃。

那天,“孔雀鱼”上桌,我以为是临时的“加菜”,刚要发问,韩指导员先开口了:“这个菜每桌都有,就是周食谱上的菜!”闲聊时,我和战士聊天,战士们也说:“只要我们在支委会上提个菜谱,下周餐桌上就能吃到!”

有一天,我和谢玉谈心,问他:“你为什么非要买菜做到不仅好吃更要好看呢?”他憨憨一笑:“做得好吃,就能吃饱;做得好看,大家就能吃得心情舒畅!”

末了,他挠了挠头又补充道:“吃饱喝足不想

老兵小谢

蔡建昭



考核前后

杨宝权

家,不想妈!”听了这么朴实的回答,一时间让我还真有些感动,我问:“那你呢,平时想妈吗?”

他思忖一会说:“想,也不想。”看我一脸疑惑,他接着说:“当兵走的那天,我妈在火车站送我的时候,就抱着我说,干不出个样来就不要想她!我拼命地做好本职工作,就是想干出个样来。首长,您说我现在算干出个样了么?”

我把紧紧攥住他的手,动情地说:“算,算,你是好样的!”

“王琛,你这次‘断定’的考核课目怎么都‘打水漂’了?我精心准备了一个月,结果一个没中,这点事都办不好,亏你还在机关帮忙……”年终军事考核结束当晚,战友田松的这一席话,让王琛好不容易平静的情绪又掀起了波澜……

事情要从这次备战年终考核说起。几个月前,领导就告诉我们:“这次考核,是上级对基层军事训练以及正规化管理的一次综合检验,重要性不言而喻,作为基层战斗班的一员,我们一定要发扬‘肯吃苦、不怕

累、敢较真’的好作风,见第一就争,见红旗就扛。”

从那以后,王琛所在的连队就开启了“哪里不行练哪里,稳扎稳打向前进”的“打怪模式”:训练场分批分层训练,器械上不去的就重点突击,跑步拖后的,每天就多跑几公里……从单项训练转变为连贯训练,从熟悉场地地转战陌生地域,全连官兵都有一种志在必得的拼劲。

渐渐地,这样的训练也导致一些兵产生了焦虑情绪。一次训练间隙,大家都在苦恼这种大范围的训练带来的压力时,有人提出一个“妙招”:王琛不是在机关帮忙吗?让他打探打探这次考核的范围,我们岂不事半功倍?

于是,王琛“临危受命”,再加上他自己也觉得这样一来,也可以帮助大家少走一些弯路。如此这般,王琛东问问、西看看,经过一番努力,大致确定了这次考核的范围:双杠应该考二练习,专业技能抽考的课目不超过……

当王琛把这些情况告诉班长时,话还没说完,立即遭到了严厉的批评,“你告诉我,我们军人的职责是什么?”

“打仗和准备打仗啊!”

“既然你知道,你还这样做,这岂不失去了提高实战本领的意义。先不说你的‘情报’准不准,这种考前‘押题’的做法,跟掩耳盗铃有什么不同?战场上,敌人很可能专挑最薄弱的环节进攻!”

听了班长一席话,王琛的心里五味杂陈:他觉得班长说的句句在理,可又觉得自己的好心得不到理解,感到一阵委屈……

转眼就到了考核。当看到考官现场抽签宣布考核内容时,王琛不禁出了一身冷汗:“这次抽考的课目,我竟然一个也没猜对!幸亏班长没有听我的,否则不仅展示不出形象,考核也得出丑!”

一阵炮火打断了王琛的思绪,他拿起日记本,一个人悄悄地走进学习室,记下这个沉痛的教训,也记下军人面对考场与战场的思考。

插图 朱凡



山海诗

李贝贝 代江涛

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零点时分,老兵和新兵准时站在了初冬的哨位上。

头顶上的星光,稀疏到只有淡淡的昏黄,二人不觉间开启了“沉默模式”。冷风嗖嗖,山谷里隐约传来一声高一声低的野兽叫声。

不知过了多久,老兵问:“你在想什么?”没有回音,老兵凑近一看,新兵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他轻轻拽了拽新兵的衣袖:“快醒醒,对面山坡有猪獾朝这边跑来!”

“班长,你骗人!”新兵嘟着嘴。

风越来越大,还有稀里哗啦的水声在山谷里跌宕。“你顺我左手指向的方向看,那座山峰,像不像一个将军坐镇在沙盘前?”老兵问。

“嗯,眯起眼睛就像。睁大了眼,还是一座山。”

“对了,视角决定视野。”老兵说。

新兵叹了一口气道:“在这山里,手机没信号,两个月才轮着出去一次。别说视野窄小,就是生存空间也受限。”

“前方那座山,再往前就是海了。听说过北尖岛的故事吗?”老兵没有正面回答,拉起架势说着。

“我有一个老乡,当兵就在前面的北尖岛上。那岛上只有3.4平方公里,能活动的面积不到0.1平方公里。”

“这么小啊!”新兵用了夸张的语气,表示他对这个话题感兴趣。

“你听我说啊,有一年送老兵,欢送的饭都吃了。到第二天要走的时候,谁知正好赶上台风,走不了啦。第三天,又吃了一顿欢送饭,台风还是没停,船艇还是靠不了岸。挨过了第五天,第六天,岛上其它给养都快吃完了,还是没走成。”

“那怎么办?”新兵听着,心胸似乎也辽阔到了山那边。

“老兵们可高兴了,台风终于停了,老兵一个个却哭了。他们说,巴不得台风天天来,我们就可以在岛上多待些日子了!”

夜空下,静极了,似乎又开启了“沉默模式”。不过,很快的,老兵又打破了沉默:“岛上这么苦,为什么还不愿意离开海岛?我老乡说,他们在小小的岛上,能感受到大大的使命!”

“班长,你老乡太了不起了!他现在呢?”

“去年退伍了,我们还通过一次电话。他问我,你知道我最遗憾的是什么吗?我猜不出来。他说,在往后的日子里,我再也不能在夜里一个人在岛上站岗,稀稀朗朗地看那一片万家灯火了……”

“班长,你说的简直就是一首诗!”新兵兴奋得要跳起来。

哨位又恢复了寂静,二人都十分享受这种寂静。因为眺望,他们的心胸都辽阔起来。

不知过了多久,新兵挺了挺腰,目光正视着前方,像对着群山说话:“班长,我不再怕黑了……”

这班夜哨,时间过得格外快。走下岗楼的时候,老兵回望了一眼接哨的哨兵,脸上露出一丝难以觉察的笑容。

晌午时分,指导员曾悄悄给老兵看了一份新兵心理测试表。那上面,有新兵优美的字体,写着“怕黑”。那会儿,老兵用胸有成竹的一个立正,答应了指导员的请求。

插图 朱凡



长征

第4689期